

红叶题诗结奇缘

上官李军

红叶题诗结奇缘的故事载于多个典籍。梳理一番,辨其真虚,择具可信度和真实性的几则述之。

最早是关于诗人顾况的。唐代孟棻的《本事诗》和宋代《太平御览》记载:唐玄宗时,杨贵妃得专宠,众多宫人长年锁禁深宫,心中哀怨,即题诗于红叶之上,抒发怨艾之情,红叶随御沟水流出宫外,有士人拾到,或和诗,或收藏。顾况在洛阳时乘暇日与二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一片大梧桐叶,上有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有感,也于该叶上题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一说: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于翌日将诗叶放入上游,令其漂进宫中。十多天后,有友于苑中游春时,在御沟流出的梧桐叶上见到叶上题诗,送与顾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不过顾与此宫女未能成就一段佳话。

再就是卢渥。《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诗人卢渥到长安应举,偶然来到御沟边,看见一片红叶,上面似有字迹,捡起来一看,上面有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卢渥甚喜爱,取回收藏在巾箱内。多年后,他娶了一位被遣出宫的韩姓宫女为妻,一天韩氏在整理卢渥的东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片红叶,正是当年自己所题诗叶,韩氏不住叹息,当时偶然题诗叶上随水流去,想不到收藏在这里。夫妻面对红叶感慨万端,认为这是姻缘天定。

还有一首《书桐叶》诗的故事,此诗在《全唐诗》中收录。其背景是:前蜀尚书侯继图,一日在成都大慈寺楼上倚栏观景。秋风四起,忽然一片梧桐叶飘到跟前,上有诗一首:“拭翠敛蛾眉,郁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在桐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字。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侯继图大为惊叹,收藏起来。五六年后,他和一位任姓小姐结为夫妻。一日兴起又吟咏此诗,夫人听到,说:“这是当初我在家乡时写的书叶诗,你怎么会知道?”他让妻子当场默写全诗,结果竟同叶上的完全一样。

千百年来,这一个个“红叶题诗”的故事令无数文人雅士怜爱,吟咏不绝。清代李渔据此设计制成了一种如秋叶状的匾额,称“秋叶匾”,并解释说:“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

笔者以为,上述几个红叶题诗的故事皆具有一定可信度。理由是,故事基本发生在唐代,那是诗歌鼎盛时期,在几百年的时光里,当第一个宫女与文士在树叶上题诗酬唱这一奇妙美好的事件发生并流传后,不论是皇宫里的宫女还是皇宫外的爱好文雅之士,可能多有效仿,因此重复发生的概率极大,特别是顾况、卢渥都是唐代有名的诗人,《本事诗》和《全唐诗》这些典籍所记应予可信。

红叶题诗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

日知录

前不久,我把悉心珍藏的剪报“请”出来。那些已泛黄发脆的剪报,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端详着那些熟悉的文章标题,抚摸着那些熟悉的作者姓名,犹如情不自禁地相拥与握手。

翻开剪报,发现有许多竟未读过。印象深的多是我崇拜的作家文章,如梁衡的《草原八月末》、牛汉的《苦香的,柳笛声声》、王蒙的《宰牛》等,这些“小书大家”的文字,在潜移默化中我常会借鉴、模仿。

对从未读过的文章,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先剪下再说,等有空再读。结果这一等就跨越了30多年,至今未读。伴一杯绿茶,重新细品这些剪报副刊,竟有与先前不同的感受。重读剪报,有如穿越时空,回到从前,翻检旧时光。认真梳理那些尘封的文字和思想,翻检岁月里那些曾经闪光的珍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网络时代,纸媒风光不再,不免让人唏嘘。但有些值得信赖的纸媒,其内涵与灵魂,正如这些剪报上的副刊,像花朵一样,依然散发着别样芬芳。

富的人文内涵。白居易在《夏夜宿直》云:“人少庭宇旷,夜凉风露清。槐花满院气,松子落阶声。”此诗写出了夏至夜特有的静谧与芬芳。晏殊《蝶恋花·玉碗冰寒消暑气》:“玉碗冰寒消暑气。碧簟纱厨,向午朦胧睡。”写出了富贵之家的消暑之乐。而梅尧臣《田家》诗:“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则道出了农家的劳顿与艰辛。同是夏至,境遇不同,感受迥异,这正是古代诗词的情趣所在。

翻阅这些夏至诗词,我忽然明白,古人所谓的“节气”,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心灵的刻度。他们在夏至这一天停下脚步,观察阴阳的变化,感受生命的律动,将瞬间的感悟凝结为永恒的诗句。这种对自然的虔诚,对生命的郑重,或许正是我们这个匆忙时代最缺乏的。

夏至已至,白昼渐短。古人的诗句如同时光的信使,提醒人们放慢脚步,感受季节的流转。在这个空调房里,我读着这些沾满暑气的诗句,仿佛看见千年前的诗人正摇着蒲扇,在槐荫下吟咏。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一种我们已然遗忘的生活智慧。

自在的生活状态。最令笔者动容的是杨万里的《夏夜追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诚斋先生捕捉到了夏至后特有的暑热与那一丝难以捉摸的凉意,末句“时有微凉不是风”巧妙道出了多少夏夜纳凉者的共同体验。这微凉从何而来?或许是夜深露重,或许是心境使然,诗人没有说破,留下无尽余味。元明以降,关于夏至的诗词渐趋式微,

但文人士子间或咏之。元代文化大家赵孟頫《夏至》诗云:“夏至午之半,一阴已复生。坚冰亦驯至,顾岂一朝成。”虽有自然之气象,但却少了些生活气息。明代理学家吴与弼在《夏至》一诗中写道:“昼雨聊城逢夏至,暮云江右忆依家。东林新笋知成荫,南亩香粳想偃花。”此诗意味着夏至时万物初盛,世间美好如期而至,希望人们生如夏花、不负韶华。

古诗词中的夏至,不仅记录节气变化,更承载着丰

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这首五言长诗表达了一代诗圣缅怀大唐国泰民安的太平时代,体现了作者对动荡局势和苦难百姓的关切之情。同是夏至,在富足者眼中是佳节,在困顿者心中却是难关,诗圣的高明与伟大,正在于其能够写出这世间的参差多态。

宋人写夏至,则多了几分闲适与超脱。北宋诗人苏轼钦作《夏意》一诗,诗中写道:“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

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整首诗不见一个“睡”字,而午睡已蕴含在其中,此诗句句切合夏日,句句带着清凉,表达了诗人对眼前隐居生活的怡然自得,与夏日午后天气给人的炎热与压抑形成鲜明的对比。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写有《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一词,其中“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几句,描绘了夏至日的南方山间风光,以及词人闲适

回来,也难怪书生会多想,平白无故获得府尹邀请饮酒,搁在哪个读书人身上,都难免不想入非非,继而萌生攀附之心。

人一旦有了攀附的执念,便成了自己的囚徒。书生的热望与袁粲的随意,共同构成一个隐喻:人们总在他人眼中寻找自己的坐标,却常常遗忘了心性的原乡。或许真正的机遇,根本不在所谓的达官贵人手上,而在自己放下执念的那一瞬间——与其仰望虚妄向上的梯子,不如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想多了迂夫子

与关羽、岳飞相关的地名

谭汝为

关羽,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盐湖解州镇)人,东汉末年蜀汉名将。关羽以忠义见称于后世,历代朝廷多有褒封。关羽成为武圣始自明朝,将关羽的武庙主神地位与孔子的文庙主神地位并祀,明末北京城内外就有关帝庙近百所。

清雍正八年(1730)追封关羽为武圣,并建立以关羽为主祀的武庙祭祀系统。儒家尊关羽为文衡帝君。关羽于后世受到极高重视,在于符合儒家价值观,其忠义勇武与儒家五常完全契合。

与关羽相关的地名,有关帝山、关林、关陵等。关帝

山,在山西方山县东,为吕梁山主峰。关帝祖祠,在山西运城南常平村,庙南有关氏祖坟和结义园。关林,在河南洛阳南,北邻洛水,南望伊阙。相传关羽首级葬于此,墓冢高大,犹如土丘,冢周围柏参天,蔚然成林,故以“关林”相称。关陵,在湖北当阳西北,系关羽陵墓。史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与孙吴交战,败退于临沮,被杀。吴主孙权将其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以诸侯之礼葬于此。

拜关帝庙,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信仰之一。国内关帝庙建筑,至今保存比较好的是山西关羽故里常平关帝



百草园

找自己

刘志永

庙、湖北荆州关帝庙、河南许昌灞陵桥关帝庙、福建东山关帝庙等。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1140年,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但岳飞遭宋高宗猜忌,受秦桧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时,平反昭雪,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到明神宗万历时期,岳飞被封为“三界靖魔大帝”,民间不少岳飞庙名为“宋岳忠武王庙”或“忠武庙”。

中国最早的岳庙位于孤山脚下的生祠镇,坐落于江苏靖江生祠镇中街,于岳飞生前建炎四年(1130)修建。在浙江杭州西湖栖霞岭建有岳庙,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由北山智果院

改建,历代屡毁屡建。岳飞墓在栖霞岭岳庙西,墓前建有墓阙,左侧为岳云墓。墓阙下有四个铁铸跪像,即秦桧、王氏(桧妻)、张俊、万俟卨四人。

与纪念岳飞有关的城镇还有五个:湖北天门岳口镇,一称岳家口,坐落在汉江北岸,传说岳飞曾于此驻兵。河北磁县岳城镇,据《磁县志》载:“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宋建炎初,岳武穆曾驻兵于此。”安徽蒙城岳坊镇,岳飞曾大败金兵于附近之驼涧,后人建岳庙于此。江苏太仓岳王市镇,一称岳王镇,为纪念岳飞命名。四川苍溪岳东镇,建于明末清初,以该地有岳王庙和岳东寺而得名。

星期文库

人物地名例话之五